

歐 陽 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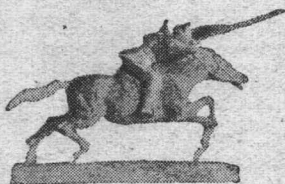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期“四好連隊、五好戰士、新人
新事”征文報告文學、散文選〔一〕



解 放 軍 文 藝 社

歐 陽 海

第一期“四好連隊、五好戰士、新入
新事”征文報告文學、散文選(一)



解 放 軍 文 藝 社

一 九 六 五 年 · 北 京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第一期“四好连队、五好战士、新人新事”征文的报告文学、散文选集。这些作品都真实生动地反映了人民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，坚持四个第一，大兴三八作风，开展四好运动的生气勃勃的面貌。本书作品的题材较为宽广，对各行各业的标兵、各地区部队和民兵的斗争生活，都作了较好的表现；作品的形式风格都各具特色。书中的《欧阳海》、《苗家侗家的好儿子》、《红薯地头》、《苗家三兄弟》、《屹立在南海前哨的钢八连》、《海岛红旗》等，都是感情健康、题材新鲜、叙事生动的好作品。

封面画作者：高 虹

欧 阳 海

解 放 军 文 艺 社 出 版

(北京定阜大街甲一号)

字数132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6 $\frac{1}{4}$ 插图3

1965年1月第1版 1965年5月第2次印刷

印数20,001—185,000册 定价(2) 0.47元

解放军报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发行

序

《解放軍文艺》編輯部举办的“四好連队、五好战士、新人新事”征文，是一項群众性的創作活动。它直接反映部队当前的斗争生活，为創造四好連队运动服务，为部队建設服务，受到了部队各級领导机关和广大官兵的积极支持，取得了很大成績。

我軍在軍委、林彪元帅的正确领导下，大抓四个第一、大兴三八作風，广泛开展創造四好連队运动以来，好八連式的四好連队，雷鋒式的五好战士，神枪手、神炮手、技术能手，和各种各样的英雄、模范人物、好人好事，大量涌现，层出不穷。我們部队的政治水平和軍事素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部队广大官兵在执行捍卫祖国和建設社会主义的各项任务中，表現了高度的革命干劲和坚强的战斗意志；在帝国主义、各国反动派和現代修正主义所掀起的反华、反共浪潮面前，表現了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和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誠。这就是我們部队的偉大现实，这是值得我們部队文艺工作者大书特书的。“四好

1

連隊、五好戰士、新人新事”征文，正是反映我們部隊這種偉大現實的有效方法。我們部隊許多作者在征文寫作中所表現出來的高度政治熱情，是值得贊揚的。

自開展征文活動以來，在一年半的時間內，《解放軍文藝》和《解放軍報》已經發表了三百多篇報告文學、散文、短篇小說、小型劇本和曲藝等征文作品。這些作品熱情地歌頌了我們部隊的新人物、新思想、新風尚。這些作品寫得真實、自然、親切，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，昂揚的革命鬥爭精神和濃郁的部隊生活氣息，可以引導人們向先進人物學習，可以培養人們的共產主義道德品質，可以激發人們的戰鬥意志。

現在，第一期征文評獎工作已經結束，解放軍文藝社將優秀征文作品分類匯編出版，我想它必定會受到部隊廣大讀者的歡迎。這些征文作品所描寫的先進集體、先進人物，都是值得效法的活典型，活榜樣。從他們身上，可以看出革命戰士對黨的衷心熱愛，對祖國人民和社會主義事業的無限忠誠，對階級敵人的高度仇恨和警惕，對革命理想的熱烈嚮往和追求。他們自覺地以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，“讀毛主席的書，聽毛主席的話，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，做毛主席的好戰士”。他們毫不利己，專門利人，胸中只有黨的利益，人民的利益，為此，他們可以付出自己的全部精力，乃至獻出自己的生命。他們深知“練為戰”的目的和“苦練出精兵”的道理，處處以高標準要求自己，不怕困難、不避辛勞地鍛煉殺敵的過硬本領。他們珍惜人民軍隊的優良傳統，以艱苦樸素為榮，在任何惡劣的環境中，都能够一塵不染，保持無產階級戰士的本色。他們在任何崗位上都不辜負黨和人民的囑托，克盡職守，全力以赴，兢兢業業地履行一個革命戰士應盡的義務。他們的這些優良的思想

品质，是值得我們每一个革命同志学习的。

希望大家认真地閱讀这些作品，从中获得教益。

希望我們部队的作家和广大业余作者，更积极地参加征文作品的写作，更热情地謳歌我們部队的新人物、新思想、新風尚。并希望大家进一步学好毛主席著作，提高政治思想水平，更勤奋地深入生活，更刻苦地鍛炼和提高自己的艺术技巧，孜孜不倦、精益求精地进行艺术創造，以便写出数量更多、质量更高的作品来，用以教育部队，鼓舞士气。

蕭 华

一九六四年八一建軍节

目次

序.....	蕭 华	1
欧阳海.....	白 嵐 孙輯六 廖永銘 王 偉 陈培斜 段雨生	1
苗家侗家的好儿子.....	貴州軍区工作組 《解放軍报》記者	43
在毛澤东思想的紅旗下成长.....	《解放軍报》記者	57
紅薯地頭.....	駱 峰	68
雄鷹在雪山翱翔.....	丁隆炎	82
苗家三兄弟.....	周 綱	96
屹立在南海前哨的鋼八連.....	《战士报》記者	120
海島紅旗.....	陈嘉祿 張立清 李樹村 丛乐天 祁广左	134
金色的霞光.....	李西林	146
椰林深处.....	張永枚	156
民兵战斗英雄張苞.....	赵学中 卢添才 張十里 王 澍	164
永不褪色的紅軍老战士.....	蔣延庆 吳专誠 赵鵬飞 邓国屏	176

欧 阳 海

白 嵐 孙輯六 廖永銘
王 偉 陈培斜 段雨生

一、勇献青春成壮曲 笑洒热血谱新歌

巍峨壮丽的衡山，头顶红松，插入茫茫云海；蜿蜒碧透的湘江，水卷白浪，流过漠漠秋原。两岸，轻风细雨，草木无尘。山茶墨绿，江枫火红，金桔耀眼，翠叶生辉。雨雾的深秋，给祖国南方绘上了热烈的色彩。

京广线上，北上武汉的282次列车，正在这江山如画的原野上飞驰。车上乘坐五百多名旅客。列车载着他们，披风掠雾驶向前方……

苍绿发蓝的山岭上，露出了衡山白塔。

前面是危险弯道——峡谷。

司机精神一振，探身窗外，冒着扑面的疾风斜雨，向前了望：一队解放军骤马炮兵，正迎面走来。眼前，嗖的一声闪过一个斗大的“鸣”字，列车鸣笛报警，飞进了险谷……

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！火车飞快地临近炮队，突然间，一

匹高大的驮着钢铁炮架的战马惊狂地窜上了路心。

急转弯！陡坡路！每小时三十公里的速度……

經驗丰富的老司机王治卫，脊背上唰地冲起一股冷流，冷彻全身，血液涌上头顶，心抽得绷绷紧，脑中闪过马死车翻的惨景，急忙拉下紧急制动闸！但是，雷霆万钧的惯性力，依然推着千吨列车向前猛冲、猛冲……

五十米，马不动！四十米，马不动！三十米，马，还是一动不动。一场灾难，眼看无法避免！

危在眉睫！

蓦地，队伍中冲出一个战士，跃上铁路，恰在车抵马尾的一瞬间，奋力推开了战马……

列车安然停稳了，抢救列车的战士壮烈牺牲了！

一首时代的颂歌，一支青春的壮曲，在一个战士英勇献身中谱成！

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八日，这个难忘的日子，将同一个光辉的名字——欧阳海，一起载入英雄的史册。

这位伟大战士的一生，只有二十三年。

二、严冬酷暑童年泪 如狼似虎富人心

二十三年前。

一场暴风雪，猛烈吹打湘南山区。桂阳一带，天昏地暗，山鸣谷嘯，枝断草折，砂飞石走……

老鸦窝村边，一所陈梁旧柱支架的茅棚，象一只破船，在暴风雪的海洋中颠簸，摇摇欲坠。突然间，风雪的狂吼声中，传出一阵新生婴儿的啼哭；世代贫农欧阳恒文家，又添了个同熬苦难

的小宝贝儿！旧社会贈給这个小家伙三件“礼物”：贫穷、饥饿和寒冷。他的第一床被子，是一件穿过十五年的破棉袄。

夫妇俩抱着这个逗人爱怜的小儿子，战战兢兢取个名，叫做欧阳玉蓉。

真怪！明明是个男孩，为啥取个女孩名字？

我的天！沒得一把年紀的人，哪里曉得“蔣委員長”的厉害！“蔣該死法令凶，家有二丁抽一丁！”

欧阳恒文家，老小五口，頂家度日，全靠大儿子增龙。增龙，其实也增不了什么，拼死拼活，一年到头，还是半鍋野菜，半鍋糠！怎个这样苦？哎，蔣光头光知道一把抓，見財抓，見人也抓，穷人們哪受得住他那一路神抓。

怕抓，怕抓，归根到底，还是逃不过一个抓。

一天深夜，欧阳恒文家的一扇薄門，咔嚓，被人踢成了三四块。狗腿子保长带着一群“狗尾巴”，荷枪实彈，冲了进来。一进門二话不說，先喊了五、六个“不准动！”其实誰也沒动。

欧阳增龙从稻草窝里被揪了出来，绳捆索綁，連拳加脚，朝外赶。

母亲苦苦哀求，哀求……

“蔣委員长的命令，你敢違抗？”狗保长对准媽媽的前胸，恶狠狠地踢了一脚。

年复一年，催命的租子，駁打滾的利，压得小海全家人透不出一絲气。日子过不下去了，母亲只好带小海去討飯。穷人們，穷，倒能周济周济；富人們，富，却只能欠开門縫，“周济”一个冷拳头。小海母子，受尽了欺凌！

“媽，我餓死也不要飯了，苦死也不登地主的門了。”

母亲摟住瘦骨伶仃的小海，哭成了泪人。

“媽媽，你別哭，我干活，養你！”

“我干活，養你。”這句話，從一個不滿十歲的孩子口里說出來，該是多么辛酸，多么痛楚！

八歲的歐陽海，尖瘦的肩頭，擔起了生活的重擔。砍柴燒炭深山里，一雙小手，過早地生出一層老茧。手凍裂了，裂出了血，血凝成了冰。白天蛇追，夜里兽叫，小海哪里敢怕。

全家人累斷了脊椎骨，還是泪飽肚子空。

一個寒風冷雪的日子，小海又端上半邊殘碗，牽着剛會走路的四弟，眼含泪花，走出了家門。

暗淡的天，扯下了夜幕。兄弟倆捂着空肚皮，一步一步往回挪。突然間，一座黑漆門樓里，放出一條惡狗，狗仗人勢，按住小海和四弟連撕帶咬……兄弟倆，渾身上下，鮮血淋漓。

小海這回沒有哭。他要終生終世，記住這樣的門，這樣的人，這樣狠毒的心！長大了，見了老財，捉住一個，宰一個！

大雪紛紛。小海背起昏迷不醒的小弟弟，在風雪路上，走呀走，一直走到苦難的盡頭。

三、雪化冰消春山綠 雛鷹亮翅欲高飛

轰隆隆，轰隆隆，远处炮响。

这几天，村里的穷人，总是登上結冰的崖石，伸長脖頸朝北望；地主們，倒象掉进灰堆的瞎老鼠，蹬蹄子，搔脑袋，坐不稳，站不安。

新聞、傳說，象陣无尽无休的旋風，挨家挨戶团团轉：解放軍就要進山了！

解放軍到底是個啥模樣，這句話，小海整天挂在口頭上，存

在心窝里。千思万想，硬是弄不清。

一天，小海从渔网似的破被子里，拱出半个圆脑壳，顺着呲牙咧嘴的泥墙缝朝外一看，哈，晴天了！

小海抓过烂棉袄，侧耳一听：唰，唰——外面有谁在扫雪？

小海出门一看，楞得象根棍儿。一个帽缀红星、身穿绿衣服的人，正拿把大扫帚，弯腰扫雪。屁股后一支盒子炮，一左一右紧甩悠。小海刚想上前搭话，那人却直起腰，伸手招呼他攏过去。

“小鬼，你姓啥呀？”

北风扬过一团细雪，呛得小海抱胳膊，闭嘴，没答话。

“小鬼，别怕，我们是共产党、毛主席的队伍，是解放军。你知道……”

“晓得，我爸爸说，解放军不打人。打人我也不怕！”小海瞪圆黝黑黝黑的大眼睛，鼓起了小胸脯。

那个人，仰面朝天，哈哈哈哈哈，痛痛快快乐一顿。随后，突然止住笑声，倒退两步，从头到脚地打量小海。

小海站在雪地里。冷风往那补钉揀补钉，窟窿对窟窿的烂棉衣里猛钻，冻得小脸煞白，小牙捉对地响。

“穿上吧，这是送给你的。”那人脱下一件姜黄色的厚夹衣，放在小海的手上。

“不！我不要。”小海急忙往回推。

“收下吧，孩子！从前，我也是苦孩子，缺吃少穿，穷得叮当响，冬天披麻袋；大雪天，讨饭吃……”

小海眼含热泪，接过衣服。心里暖烘烘，热腾腾的。多好的军队，多好的人哪！毛主席的兵，毛主席领这么好的兵，准是个最好最好的人，专门喜欢穷孩子！

打这天起，小海变得更加欢蹦乱跳了。参加了儿童团，扛起

了紅纓槍。開大會，鬥地主，陣陣拉不下他。

一天晚上，小海坐在家里烤火。忽然，走進來一個解放軍，說是進山剿匪，找人帶路。

“我去！”小海崩的一下跳起來，脆生生地說。

“不行。你太小！”那位戰士見小海又瘦又小，毫無信心。

“叔叔，我從小就住在這山上打柴燒炭，這一片兒的路，哪點我不熟？走吧，沒個錯！”

小海沒等那人再張嘴，扯着衣角就往外邊拖。

漫天飛雪。小海領着隊伍翻上一道山梁。他在前面輕捷地走着。突然，一只大手按住了他的肩頭，不知什麼時候，送衣服的周叔叔，已經和他走在一起了。

“小海，你認得吳崽子嗎？”

“他砸碎骨頭，化成灰，我也認不錯！那傢伙，專好欺侮窮人。抓住他，砍腦殼，免得窮人再受苦！”

“小海呵，光殺一個還不行，窮人要想大翻身，就得把天下的壞蛋全打倒。你知道不？不論中國外國，都有這種壞傢伙。天下老鴉一般黑呀！”

風雪路上的一席話，在小海幼小的心田上，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。

要把天下的壞蛋全打倒！

村里開大會，鬥爭地主劉顯仁。

破旧的祠堂里，擠滿了憤怒的群眾。人們哭訴着，怒吼着，一桩桩，一件件，揭發地主的罪惡。

獐頭鼠目的劉顯仁，眨着鬼眼，刁猾狡賴，挺個肥脖子，不肯交出借據、地契。

人們振臂高呼：“打倒地主階級！”

“挖掉封建势力老根！”

喊声雷动，有如山呼海啸。

小海，望着狗地主贼眉鼠眼的样子，气个得得颤。旧恨新仇，在胸中翻滚。他永生难忘：风天雪地，放狗咬他的是刘显仁！拳打脚踢，砸锅逼债的，也是刘显仁。如今，这老狗崽子还敢不老实！

小海舀来一大瓢带冰碴的冷水，用劲挤上台。

“老狗，你还敢作恶吗！”

小海愤骂一句，对准刘显仁的肥头，嘩！大瓢扣个底朝天。

我們的小海，傾出的不是水，而是階級復仇的怒火！

春風勁吹，嚴冰盡解。水汪汪的田里，綉出了行行新綠。解放了的山村，洋溢着幸福的歡笑。千年怒怨，化成了新生活的贊歌。“老鴉窩”淒風苦雨、啼飢號寒的時代，已經一去不返！人們為紀念這翻天覆地的變化，“老鴉窩”改成了“鳳凰村”。

解放軍接受新任務，出發了。

小海和村人一起，送別自己的隊伍。他緊緊拉住周隊長的手，噙着眼淚，送了一程又一程。

“周隊長，帶上我吧！”

周隊長愛撫地拍拍小海的頭，心裡難過，沒說什麼。

“隊長，我要當個解放軍，為窮人打仗！”小海的淚水，打濕了腳上的新鞋。

“小海，別哭嘛！這哪象個解放軍！別着急，加勁長，咱們國家，好多大事等着你們去做哪！”

周隊長用手指給小海梳理一下山風吹亂了的柔發，猛一轉身，大步向山下走去。

小海爬上危崖，眼看着自己的親人，隱入雲霞彩虹之中。

明亮的藍天上，一只蒼鷹在穿雲破霧，振翼疾飛，漸漸遠

去。地上的这只“雛鷹”——小海，却站在峰頂，动也不动，那双雄鹰似的光芒銳利的眼睛，久久地望着祖国的南天……

四、万里山川欣向荣 一块純鉄入洪炉

南方。祖国边疆一个整洁、秀丽的小車站。

房前屋后，翠竹穿笋，綠树抽枝，鮮花滴露，嫩草发香。花草、树木、湿泥、塘水，散出的清新气息，香滋滋，潮潤潤，沁人心肺。远处，一脉蒼山上，緩緩地推出一輪紅日。这是祖国新生后的第十个春天。万里山川，春气弥漫。

这一日，車站貨場上显得格外繁忙。一队解放軍正搬运物資。人們奔跑着，欢叫着，来来往往，絡繹不絕。

三連长关云貴，站在車廂門口，热汗淋漓，把一箱箱、一捆捆的施工用具紧往車下递。这位一向沉着稳重的連长，現在也有些发急了。連队接受新任务剛剛到这里，鍋碗瓢盆还没落地，团部又送来了几十名新战士。連里剛想对这些新战友表表欢迎，几节运貨車皮又咣当当地甩下来了。多少工作等着人去做呀！关連长恨不能立刻变成三头六臂，把車上所有的东西一下提走。

“喂！接住！”关連长用尽力气，把一只百多斤重的大油簍，推到了車門口。

“好，上肩！”一个陌生的語音，又响又脆，小炮似的。

“誰呀？”

“我，欧阳海。”

关連长手扶門框，探出身子，望見車下站着一个小兵——身材細瘦，个头不高，三号軍装穿着还有点嫌长，褲脚卷起两三层；一双又寬又厚的黑脚丫，牢牢实实踏在鋼軌旁边的碎石上；小

胸脯，挺得鼓梆梆的，精气神儿倒蛮足。漫长臉，高顴骨，鼻直口闊，两道长眉，尖細的梢头，揚向鬢角，透出一股英气。黑亮黑亮的大眼睛，露出銳利的鋒芒，火辣辣的，光澤灼人。

“誰叫你来的？”

欧阳海心里咯登一震：誰叫你来的？哎哟！是不是連长看我身子瘦，个儿小……

欧阳海担心让人“撵回去”，可不是沒有来由的。說来話长。

一九五六年，小海听到乡里征兵，乐得一蹦八丈高，嘴含一口飯，就跑进老支书的家門。

人們圍坐在火塘边上，好象在开会。

“大伯，我报名。”小海沒头沒脑，进門就是一杠子。

“报名，报什么名？”老支书不知道这个頂花未落的小青瓜，到底想干啥。

“参军。”

屋里的众人，弄清了这个不滿三尺的毛头娃娃要报名参军，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保卫祖国嘛，有么子好笑的！”小海心里不禁有些冒火。

“不……不行！”老支书伸出两只烤热了的手掌，捧住欧阳海冻紅了的小臉。

“从前，我跟你說，我长大要当解放军，你是怎么讲罗？”

“那会儿，嗯……我說好崽子，有出息！”

“那現在……”

“現在，回家去，多吃两碗飯，快点长！”老支书見小海是个斗大的綫团子——纏不完，干脆捏住后脖頸，一口气地往外推。臨出門口，还在小海的屁股上，不輕不重，补了一巴掌。

“今年不行有明年，明年不准看后年，迟早要当解放军！”欧

阳海气恼地喊一句，眼泪汪汪，走回家去。

一九五九年，祖国山河穿青换绿的季节。征兵工作队，来到欧阳海的家乡——凤凰村。事情真不凑巧，正在这紧要关节的当口，欧阳海却在山里烧磚。等他知道讯息，披星戴月跑到家，本村已经满额，报名截止了。

欧阳海披上棕皮蓑衣，迎风冒雨，走遍十里八村，找干部打听、商量，硬想“挤上去”。结果，得到的回答不是：“喏，你来迟罗！”便是：“噢！早满员啦！”

掌灯时分，欧阳海满身泥水，回到房里。

山村的夜，出奇的静。苍山深处，银瀑奔泻；青山背上，林木搖枝；山花丛中，夜鸟啁啾；新屋隔壁，耕牛磨草。劳碌一日的人们，久已睡熟了。

鸡已叫过三遍，欧阳海还是一点困意也没有，翻身转背，压得床板吱吱嘎嘎，响个不止。

“小海，别性急，明年再去也不迟。”年迈的妈妈，想方设法，宽慰孩子。

“妈，人活一辈子，有几个明年哪！”

“依我看，在家耕田……”

“妈，你耕田，他也耕田，都耕田，等敌人打进来，那大伙就连块土也耕不成啦！你老人家累死累活，穷了多半生，还没苦够啊！”

“这崽子，我是说……”

“妈妈，我打定主意去当兵、打仗，给国家效大力！”欧阳海挺身坐直，激动异常。

“我晓得，家里放不住你，那就去吧。明早赶到沙溪，找个解放军，好好哀告哀告。”